

煞車

以前有個作文笑話是這樣的：爸爸陸陸續續回家了。但到了現在，這個笑話失傳了，或著說它成為一種禁忌。是誰讓一個笑話成為禁忌的呢？是雷曼兄弟。幾年前，這條街的父親們都賺了錢，身材逐漸臃腫，而臃腫換來的是一輛輛轎車、三層樓透天厝或是峇厘島之旅，直到雷曼兄弟搞砸了一切，把曲線圖往下撥弄，萬物也跟著下墜——首先是房價，然後才是人類。

這條街的父親紛紛跳樓，死亡就像小感冒一樣，從巷子頭傳到巷子尾。爸爸陸陸續續回家了。在第七天。雷曼兄弟讓所有人的爸爸陸陸續續回家了。

一個個穿著白襯衫的保險業務穿梭在社區大樓與透天厝之間——他們疲於奔命，蒐集每一位寡婦的簽名。每隔幾天，不論是白天還是黑夜，都會有重物墜落的聲響，有些賓士車的車頂上烙著一個蜷曲的人形，有些則是一股腦兒地在柏油路上砸了個稀巴爛。

今天早上，當一樓客廳的印表機再度喀喀作響，他便知曉，自己也患了這個小感冒。無數張一頁式履歷表噴湧而出，目標明確，朝玄關飛去。他衝了上去，想撿起所有的自己。他要趁老婆睡醒之前，把所有的自己處理乾淨。

二樓房間傳來琴聲。拉赫曼尼諾夫。聽鄰居說，一般的孩子學會至少要花個七年。七年前兒子就已經學的有模有樣。最近兒子吵著要買史坦威鋼琴，天曉得這小蘿蔔頭是怎麼知道這玩意兒的。這棟房子可是他花光幾乎全部的積蓄買的。幾年前他與搬運工人們將二手的山葉（Yamaha）鋼琴搬進二樓房間時，曾試敲過一次琴鍵，像是觸摸一次大理石，大腦能夠清晰呈現充滿視覺紋理的天堂。「還不錯，對吧？」滿頭大汗的工人用毛巾擦了擦手指，在泛黃的琴鍵上一路滑到尾。漸層聲像一潭逐漸乾涸的水窪，綻開剩餘的波紋。這種感覺在喉嚨蔓延，一下又竄到了指頭。他隨口應付幾句，用那長了白繭，粗短的手指，搓了搓鼻子，表現出難為情的樣子。「等一下再請調音師父過來一趟，」搬運工人拍著他的肩膀，「沒有史坦威，你的小孩也能變大師。」搬運工人走後，他勉強彈了 G 小調前奏曲開頭的幾個音。琴鍵潮濕，陷了進去，彷彿沉入泥底。他的指尖寒冷，身體不斷顫抖。

他捧著紙堆，雙臂開始顫抖。他往玄關的窗戶一瞧，一名穿著白襯衫的保險業務在對面人家的門口，捲起袖子，與鄰居們一起燒紙錢。金爐像是引擎催動的車體，產生震撼大地的熱能。一道道光束之中，無形的力量接引著灰塵，水蒸氣依附其上，凝結成小水滴，彷彿在潮濕的空氣中，積雨雲一個個誕生。早晨的太陽雨。雨滴像一副副小小的透明降落傘，迫降在眾人身上——在過一會兒，這名業務要去另一戶人家處理文件，隔壁條街，隔壁里，隔壁區。

昨晚有更多父親死於墜樓。雨滴與琴聲讓他起了個念頭：就做一回最壞的父親。就一回，僅此一回，也只是一回。「我是這條街上最壞的父親。」他想。紙的重量一瞬間消失了，無數個自己攤散在木質地板上。

他走出門，在門簷下觀望著天氣：小雨中太陽的光暈像新生兒的拳頭緩緩鬆開，空氣窒悶，感覺胸膛深處有鈍器在搗鼓，瘀傷般的悶痛正在蔓延。業務員已經蓋上了金爐蓋，與鄰居們躲雨去了。業務員的白襯衫已經浸濕了一大半，露出了肩胛骨，好像他曾經擁有翅膀，卻又被截斷似的。「總不能在別人正在忙的時候惹麻煩吧？」他心想，用手掌遮擋光線，也遮擋傾斜的小雨，一轉身，回到屋子裏，大門關上時的匡噹巨響像電流般竄至整棟樓，鋼琴聲在將盡未盡的地方中斷。

他上二樓，往兒子的房間走去。陽光還沒曬進隧道般的走廊，一想到兒子的身體將來也有可能似處飛散，胃裡的火焰湧動到胸膛成為一陣酸楚。他狠下心，嚥了回去，喉嚨一絲又一絲肌肉緊繃，彷彿隨時會斷絃。他敲響房門，示意讓他進去。

「你自己開門，」門內傳來兒子的聲音，「你害我又要重新彈這個一個段落。」他站在藍色地墊上，鬆開把手，伸長脖子往房內看：兒子坐在那台稍舊的山葉鋼琴前，低著眉，不時翻動琴譜：「讓我彈完好嗎？」

他摸摸鼻子，為兒子拉開窗戶。早晨的驟雨間歇，清新的空氣混雜著草木味。他伸長脖子，往樓下探去，頓時膝蓋無力，彷彿地板從腳下消失了，整個人懸吊在空氣之中。

他縮緊膝蓋的肌肉，用顫微的口吻說：「我幫你跟學校請好假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原本目光低垂的兒子瞬間聳立，帶有小狗般雀躍的神情看著

他，「我們要去哪？看電影？媽媽知道嗎？」

兒子下個月即將滿十五歲，已經脫離了天使的年紀。隨著青少年時期退去，削瘦臉孔上的坑疤漸漸被填平，鼻子堅挺，眉頭濃密，眼睛銳利如游隼，不笑的時候還會帶著一絲憂鬱；不像自己頂著稀疏油膩的頭髮，帶著一副厚重的散光眼鏡，雙眼在電腦螢幕前越發模糊——同樣是用手指工作，兒子用力的卻是耳朵，可以聽讚美，可以聽好話。

「知道。在忙，」他看著紙頁飄盪的琴譜說道，「忙著跟會，看股市，賺大錢。」

兒子也跑到窗前，往樓下探去，「忙一點好啊，至少媽媽有賺錢。」穿白襯衫的業務們低著頭，客客氣氣跟哭泣的家屬們鞠躬拍肩。一位婦人甩開業務伸出的手，像對著仇人般咒罵。

「那些人真煩，」兒子鼻子哼出氣，「鞠躬哈腰的樣子真討厭。」他長嘆一口氣說：「那也是工作。」兒子對著他笑：「嘻皮笑臉也算工作嗎？」

樓下金爐的煙霧夾雜著灰燼，隨著風慢慢揚起，上升到二樓，越挨越近。原本的草木味不見了，像白雲突然變色，一切都陰沉沉的。

兒子剛出生時小的像張白紙，不但教什麼學什麼，放在洗澡盆裡還會輕盈地飄浮起來，張大嘴巴，嘎嘎笑著，在原地打轉，偶爾還伸出握拳的小手，在他眼前緩緩張開，讓他淚眼汪汪——以至往後，他只要看見光暈，就會聯想到兒子充滿希望的手。

他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把兒子弄皺了。

沒過幾年，這張白紙就聚攏成了繭，鑽出一隻傲慢的蝴蝶；從光屁股的裸嬰，化身成為披著羽衣的天使。蝴蝶會隨著音樂起舞嗎？至少兒子連動的手腕與指頭彎起來就像一隻蝴蝶上下搖曳，而不是像自己的手，野獸般敲打著電腦鍵盤。

兒子通常是上學前練一次琴，放學後練一次，假日則是早中晚各一次。鄰居們沒有嫌鋼琴聲吵，反而主動前來拜訪，坐在一樓客廳享受琴聲——甚至有人送了一整套音響設備，好讓兒子的大腦可以記住更好的音樂。之前還有工作時，他都會加班到晚餐過後，將車子停在樓下，坐在駕駛座上沉思。聽到倒完

垃圾的太太們說，以前兒子彈奏舒曼〈蝴蝶〉時簡直是神童，心理一陣苦。太太們早已聽膩兒子的才華，當兒子不再是天使時，那雙耗盡燃料的雙手與山葉鋼琴就只是一台發出噪音的廢物。

兒子彈琴時他總是躲得遠遠的，他不想目睹兒子被現實摧毀失守的那一刻。他曾問兒子：「你覺得你有這天份嗎？」兒子答到：「當然，不然上帝生給我一雙手做什麼？」他點點頭，搓著自己粗短手指上的老繭，看著兒子光滑白晰的手指，沒有答話。

「臭死了。」樓下又傳了幾聲哭喊，兒子收起瞪著的腳尖，將窗戶關上，聲嘶力竭的聲響被夾斷在外頭。兒子說：「喂，」他轉頭，心裡有點錯愕，身體卻習以為常，「你有跟老媽拿錢嗎？可先說好，我不帶錢包。」

他用手掏了掏口袋，苦笑著。

兒子嘆了口氣，回到椅子上，繼續那未盡的拉赫曼尼諾夫。

他耐心坐在一樓客廳的電視機前的沙發上，沒有開電視，靜靜聽著二樓傳來的拉赫曼尼諾夫。妻子已經醒了，站在沙發後面，用手指捲著電話線，「其實他老婆就在等他死呢，就六弄二號那一戶的王太太啊，等著領保險金。」妻子用手壓住話筒，轉頭用氣音說：「快八點了，你趕緊送孩子上學。」

「車鑰匙呢？」

「我等一下再打給妳。」妻子稍微放大了音量，並將電話筒掛回牆上，「你還敢跟我提車鑰匙？你什麼時候要把車牽回來？到底要保養多久？一直開我的車也不是辦法。」

「順便給我幾百塊，我晚點跟以前的同事有約。」

「陳克己，」妻子提高了音量，「你是不是有事瞞著我？」

他稍微轉過頭，想直視妻子。但只看得見自己的肩膀，看不見妻子的臉。

「你不要跟兒子說。」他說。妻子點點頭。「我把車子賣了。上次煞車整個壞掉，跌進大排水溝裡，車頭全毀了。」

妻子沒說話，站在他後頭在踱步，像在盤算些什麼，距離一下拉遠，一下靠近。樓上的琴聲放大了他的情緒，脖子兩側的肌肉不停顫抖。晃動之間，大腦接收了一種錯覺的訊號：妻子也許沒有想像中那麼生氣，也許孩子沒有那麼

臭屁。只要充分溝通，自己又可以重新愛上他們。

「那我回娘家的這段時間怎麼辦？」妻子說，「兒子下星期還有比賽，你要用腳踏車載，讓兒子穿著正裝，坐在腳踏車後座嗎？」

「我也沒辦法。」他說，「但至少，回收報廢車還有錢。」

「我不管你了。自己想辦法。」

妻子上了二樓，腳步聲剝得一陣比一陣大。二樓傳來一陣陣敲門聲，拉赫曼尼諾夫停止了。

「我就知道——」兒子踏著樓梯，發起脾氣。後頭跟著妻子，妻子手上拎著兒子的國中書包。「多少錢？」兒子聲音顫抖地說，嘴角還在微微抽蓄，對著他說：「換了多少錢？夠我出國嗎？還是要換一台鋼琴？」

「是真的撞壞了。但廢棄站的人說，至少還有——」

他坐在沙發上，轉過頭，只有自己的肩膀，已經看不見妻子與兒子的臉。

「沒有車，沒有出國，沒有史坦威。這是什麼爛家，什麼爛家……」兒子拉開大門，妻子也跟了上去。他聽見「碰」的一聲，大風鑽入門縫，強行把門抽回。

他把原本想說的話又嚥了回去。

客廳空寂，一個人也沒有。他坐在沙發上，好久沒一個人獨處了。

當一輛修裡紗門的發財車駛過樓下後，整條街再也沒有一點聲響。他自己開了瓦斯爐，煮水煮蛋吃，腦子裡還想著，自己稍晚的死，是否足以讓兒子長大，放棄那微不足道的天分？他不知道該怎麼教兒子，可能也教壞了。如果人們都是看著自己的母親，才學會當母親的——那父親呢？自己的父親去世的早，醫生宣布死亡時間的那一剎那，所有兄弟姐妹瞬間長大了，此後除了過年，大家幾乎沒有聯繫。他撥著蛋殼，感覺還不餓。

他想看看兒子的房間。完整的房間。就這一眼。最後一眼。

他走上二樓，站在藍色地墊上，深呼吸，依舊先敲了敲門。

門就這樣輕輕鬆開了。

沒有人。他一腳踏入房間，瞬間愣住。他從未在這個時間點待在兒子的房間。他抬頭，觀望四周。

光線讓牆面更加雪白，沒有任何飾品，也沒有獎狀。兒子曾說，那些東西都是垃圾，才華不需要貼在牆上炫耀，自己知道就好。他拉開兒子書桌最上層的抽屜：兩張國小組地區競賽的獎狀，一張泛黃的剪報，各自塞在透明資料夾裡，上頭貼了空白貼紙，用鉛筆寫著日期、地點、名次。一座斷頭的獎盃被塞在書桌底下，但一點灰塵也沒有，擦拭的一乾二淨。

他再度抬頭，總覺得雪白的房間像是一個蛋殼、或是一個繭的內部。兒子包圍著自己，圍困著自己。擁有繭與蛋殼的生物，命運就是突圍。人類有這種東西嗎？

兒子是永遠沒辦法破繭而出的。

兒子過了天使的年紀，才華早已到達了極限。

一直以來，他都不願意這麼想。這是壞父親才有的念頭。如今他做到了。

山葉鋼琴在光芒之下，像一隻藏在繭殼中，尚未發育的生物。他敲了敲山葉鋼琴的琴鍵，聲音不像以往如大理石般的冷澈，反而像滾落山坡的石頭，不斷把泥土上的植物磨光般的刺耳。他有多久沒有請調音師了呢？或著，兒子有多久時間沒發現，自己的耳朵早已失去對音樂的飢餓？

對面那戶人家的父親也是在這個時間跳下去的吧？肉身的殘骸被掃得乾乾淨淨，一點痕跡都沒有。他離開兒子的房間，把門帶上，將陽光留在那間房子裡，回到陰暗潮濕的走廊，前往三樓樓頂。他感覺整棟屋子就是一顆死繭，裏頭毫無孕育希望的可能——就算有，也早已胎死腹中。

他站在三樓樓頂，不敢往下看，先往頭頂上一瞧——太陽朦朧模糊，像吊燈被孩童敲碎了外殼，光暈陣陣，四處流散；再斜眼往下瞄，路面上的車子離自己的腳趾好近，只要稍微屈膝，就可以摸到。他站頂層的台階上小聲喊：「我要跳囉，我要跳囉。」他仰頭看太陽，雙手微微展開，感覺自己下墜的同時，靈魂也會被天使接走。

「有沒有人啊，」一個稚嫩的聲音在樓下大喊到，「有沒有人啊——」

他趕緊抽回張開的手，下了台階，伸出脖子，往樓下瞧。

小孩站在他家門口大喊，街坊鄰居似乎都沒聽到似的。

「誰家的小孩，不用上學嗎？」他小聲低估，聲音不大，孩子卻猛抬頭，

用四根手指對著他搨，「叔叔——戴眼鏡的叔叔——快過來幫忙——」

他讓小孩坐在腳踏車後座，穿越這條沒有父親的街。小孩大概還沒上小學，卻斜背著一個跟兒子同校的國中書包，身材削瘦矮小，理了個山本頭。隨著腳踏車晃動，小孩的書包與口袋叮噠作響，不知道塞了什麼。他不時回頭看，用餘光確認小孩的手還搭在自己的肩膀上。

「你確定狗狗卡在那裡？」

「對，」小孩說，「往蜘蛛工廠的方向，牠就在那裡。」

蜘蛛工廠。他很久沒聽這個名字了。原來蜘蛛工廠還在。

城市幾乎快建設完成了，公寓旁邊的農田一片片被剷平，而荒草中心的大工廠們也難逃廢棄的命運。「蜘蛛工廠」是這附近最後一間老工廠，外側延伸出數條排水溝，讓它看起來像一隻斷了腳的大蜘蛛。

小時候剛搬到這條街時，他騎著腳踏車，循著其中一根「蜘蛛腳」前進，想去看看工廠長什麼樣子，豈料不管騎多遠，都只能看到工廠模糊的樣子，永遠抵達到不了終點。他失去方向，心一慌，失去速度，跌在泥土路上，哭哭啼啼，直到看見地上冒出一個滑翔的陰影——一隻大白鷺從他頭頂上飛過。他順著大白鷺飛來的方向，得以回到街上。

「很大，很大隻的黃金獵犬。很大，比我還大喔。」

太陽開始向下移動，一刻比一刻金黃。從這條街彎出去，依舊是數條簡單的偏街，而偏街盡頭的路上已經沒有柏油了，泥土像是被焊進這個城市似的，碾出好幾條軌道，車輪時不時會拐動一翻，彈走幾個小石子。經過一條小圳後，泥土路兩側長滿了蘆葦，像朦朧的手指，一遍又一遍撫摸他與孩子的臉頰。

狗狗說不定早就掙脫回家了，他心想。

「你爸媽呢？上班嗎？」

「媽媽在睡覺。」

「爸爸呢？」

小孩沒有答話，沉默了一刻，「我家狗狗真的很大。」

時間一久，又下起了小雨。他決定加速，一踏一站。他的視線高過了蘆

葦，沿著毛邊的邊緣望去，就能稍微看到朦朧的蜘蛛工廠。「蜘蛛腳」不知道是從哪個土丘或老矮房背後長出來的，他沿著騎，到達一棟佇立在大水溝旁的鐵皮屋子。

他想起小時候，曾有一次，與一群孩子躲鐵皮屋子裏頭，看著另一個孩子蹲在大排水溝裡哭泣。他還記得這件事，一直記得，從未忘記，好像昨天才發生過似的。

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。在蜘蛛工廠附近，大排水溝岸上的小鐵皮屋裡擠滿了孩子。他也在其中之一，當時個頭還很矮，連雙布鞋也沒有穿，和旁邊的孩子比起來，稍微有點寒酸。自從九歲從淡水搬來這後，就很少說話，常跟在別人屁股後面。孩子們擁擠在窗口前，看著大排水溝裡，一個哭泣的孩子蹲在一塊從泥土顯露出來的金屬上。哭泣的孩子不時回頭望著鐵皮屋，孩子們一感受到視線，便把脖子縮短。他塞在其它孩子之中，汗水從其他人的手臂流進他的眼睛，溫熱刺痛的感覺讓他看不清楚世界，他只聽得見聲音。

「不要動啦！」

水沖刷著泥土，腳下金屬的全貌越來越顯露。

「我好怕。」

天氣很熱。太陽照著哭泣的孩子，額頭上的汗水穿過睫毛間隙，與睫毛附近的淚水結合，一路向下，劃過鼻尖融，在下巴凝結成一個大水滴，銀光閃閃，像一枚炸彈即將落入土地。

「笨蛋，別動，會爆炸。」

鐵皮屋內的孩子們窸窣窣窣。四周都沒有其他人，他那雙被汗水弄糊的眼睛瞄見哭泣的孩子頭上，有白色的身影正在翱翔，鼓動像是翅膀的東西，彷彿在等待著什麼。

「喂，矮冬瓜。」身旁的大孩子命令他說，「去叫大人來，說有人踩到未爆彈。」他還沒回過神來，大孩子已經站了起來，對著眾人指揮，「你跟你，去找幾根樹枝。等一下其他人跟我來，大家把手牽在一起——」

他推開大門，走出屋子，腳步越來越快，逐漸奔跑起來。他能聽見後頭傳

出陣陣叫喊：再近一點。樹枝不夠長。不要再哭了。太陽燒乾了眼睛裡的汗水，他回頭，蘆葦一叢又一叢離他遠去。往天上一望，白色的身影漸漸清晰，變成了一隻大白鷺，嘴裡叨著小魚，彷彿要用那東西去捕獵更大的。他的視線隨著大白鷺一路劃過頭頂，雙腳漸漸變重而緩慢，被大地緊緊焊住。他停了下來。仰著頭，用力呼吸，開始喘氣，胸口悸動，一顆小太陽就快從裡頭跳了出來——那傢伙活該，零食從不分我一點，去死好了。但他依舊甩開大地，兀自奔跑起來，身旁的蘆葦遲了一拍才開始晃動，速度快到只有腳尖微微踮著泥土路。

哭泣的孩子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是自己膽小又賴皮，難得第一次發聲，提議猜拳猜輸的人要下去一探究竟，豈料自己卻怎麼也不肯付約。是哭泣的孩子代替了他，自告奮勇跳下排水溝，卻在腳掌觸碰到金屬的一瞬間怔住，像在高速之中踩住腳踏車的煞車，換來的不是安穩，而是近乎翻覆的失守。

這些年來，儘管他一直記得這件事，卻已經忘記朋友的長相與名字，忘記這附近還有一顆未爆彈，忘記自己當時有沒有叫大人過來。

遺忘可以是一種刻意為之的行為。

那東西不一定會爆炸吧？現在回想起來，他心裡來有點羞愧，當初那一次微小的殺意與同情，那一顆在胸口蓄勢待發的小太陽，如今已經被埋藏在更深處。

他只記得當他再度折返時，看見生鏽的金屬在夕陽下漸漸膨脹，像一座興盛的蟻塚，哭泣的孩子腳邊積滿了數千隻金黃色的螞蟻，一路從腳底爬到頭頂，漸漸地將身軀包覆成一片可怕的閃光，最後融入晚霞。

鐵皮屋的門敞開著，裡頭的小朋友都不見了。

水溝對岸的大樹上，一個女孩正躲著，用畫素描的眼睛觀察著；水溝附近的邊堤上，一個男孩手裡拿著樹枝，表情興奮地像是剛處死一隻昆蟲，睜大眼睛笑著；帶頭的大孩子站在水溝上方的陸橋，他雙手趴在欄杆上，眼睛眯成一線，靜靜地看著一切。

大家都放棄了哭泣的孩子，躲得老遠，卻又偷看著屬於哭泣的孩子的永恆。只有他轉頭，往落日的方向逃跑，像是深怕金黃的鬼魂會在黃昏後變成怪

物，追逐他一輩子。

鐵皮屋空蕩蕩的，外層鏽蝕，連扇門都沒有。

「就在前面，鐵皮屋下面。」貼在他背後的小孩拍著他的脖子說。他停下腳踏車，立起腳柱。小孩迅速跑下邊堤，跑到陰影中，「就在這邊，快點，快過來——」

他看見黑暗中還有幾個人的輪廓。

「你他媽怎麼找了一個大人？」

「我只找得到這個嘛。」小孩朝陰影深處說，「這個時間只有大人。」

「怎麼辦，要繼續嗎？」

「笨蛋，我才不幹。」

陰影裡的人們往水溝對岸奔去，那幾個人看起來跟兒子差不多年紀。小孩跟在後頭，但書包太重了，幾乎拖曳在地上，從裡頭掉出螺絲起子、半個磚頭、彈簧刀。

他摸了摸後頸，涼意竄起。倒也不是害怕小孩剛才有許多機會，從後座拿工具敲他的腦袋，偷走錢包，而是陰影外側，那塊裸露在泥土邊緣的金屬依舊健在，而且比記憶中還要膨脹一些。要是那群惡童在上頭跳來跳去，敲敲打打，這附近還要死多少人？

快要放學了，兒子晚點還要練琴。前往學校的路上，他心中不斷思考：「也許我們這輩人就不應該生孩子。」兒子被他養壞了，但如果不養，終究也會變得像那群惡童一樣。他慢慢往學校大門口騎去，兒子將會是湧出來的孩子之一。但他就是等不到兒子，一張張男孩的臉都如此相似，但自己總不會認不出自己的兒子吧？

太陽逐漸下墜，離人們越來越近，他內心那顆小太陽也快蹦出來了。

學校大門口已經沒有人了。他繞到後門，看到一群學生，制服襯衫敞開，一顆鈕扣也沒扣上，蹲踞在地上，大聲講說髒話，吐口水，圍著一個服裝整齊，瑟瑟發抖的孩子。他有一瞬間覺得，那張瑟瑟發抖的臉，在扭曲消融的變化之下，竟然這麼像兒子。

他直盯著那群學生們，而學生們也看見了他。兩片嘴唇嘟起，迅速裂開，牙齒抖動，脖子繃緊，朝著他叫囂。他朝學生們走去，學生們站了起來，嘴巴繼續叨念著，分別朝四周散開。

一顆石頭砸向他的眼窩，他弓起身子閃躲，在踉蹌之中跌在地上，餘光撇見一個影子扭頭跑開。還沒等他喊叫，學生們便紛紛大笑起來，學他畏首畏尾的姿勢，興奮地滿臉通紅。「死小鬼——」他的脊樑像是被冷水潑到似的，身體立刻打直，甚至向後彎了些。學生們鼓起勁，又扔了幾塊石頭，喊得更大聲。直到訓導主任走出來趕人，這群學生們才紛紛散去。

「您也真是的，怎麼會來後門呢？家長接送區在前門。」訓導主任皺眉頭，屈膝看著他，像是在等他回話。

「我找我兒子。陳俊德，八年乙班的。」

「陳俊德，陳俊德……」訓導主任歪著頭，皺起眉毛，但依舊朝著他伸出手，「我有印象，之前滿乖的。」

「我有幫他打電話請假，但他媽媽又載他來學校了。」

他用力抓住訓導主任伸出的手，焦灼的聲音一下就竄上臂膀，彷彿咬住訓導主任的手朶。

「別慌，別慌。」

「他媽媽——我老婆，一定有把我兒子載來學校。」他說，「他要比賽，下周還要比賽，不能出事，如果像剛才那群死小孩那樣——」

「肯定是媽媽接走了，別大驚小怪嘛，」訓導主任甩開了手，「一定沒事啦，我記得他很乖的。有些小孩就是壞不起來，也不是壞的那塊料，他一定是自己回家去了。」

他站直身子，緊張感一下子就消散了，臉部的肌肉一絲絲鬆弛，嘴巴微微張開。陽光之下，他的眼神像是貓眼的瞳孔一樣，削得尖銳。主任的那一句話已經鑽進他的宇宙，進到他的微型太陽系裡了。

兒子只是被養壞了，不是壞的透底，對吧？但其他家的孩子就難說了，如同稍早那個揹著國中書包的小孩，不但早就壞了，還要摧毀別人。走回家？那就更別提了，沒有史坦威，他哪願意回家？他一想到這，腦中浮現了一個念

頭：大排水溝。兒子會不會巧遇那個揹著國中書包的小孩，觸發了惻隱之心，被帶到了那裡？

天快黑了。在夏日微曦之中，他騎著腳踏車，在崎嶇不平的路徑上顛簸。太陽將他的影子一片片撒在泥土地上，就如同早上那些一頁式履歷，全都一個樣。這街上無數個父親，全都一個樣。

他往蜘蛛工廠的方向疾駛，弓著背，用力踩著踏板，腳踏車划開了草堆，勉強用車輪剝出一條路徑。他用力再踩一下，小腿肌迸發的力量如同拋物線，讓大腿肌肉顫抖，慣性讓車體在草徑上顛簸滑動。

汗水滲進眼睛，視線不斷受干擾，聽覺卻也越發清晰。

他能聽見身上的每一絲肌肉都如同琴弦，逐漸拉扯繃斷。他能聽見腳踏車也是壞鋼琴的一部份，正在發出悲鳴與顫音。

他蹬起踏板，用力往後一撐，速度越來越快，身旁的蘆葦不規則地晃動，前方的泥土地上有一個淺淺的黑影朝他滑動，他抬頭一望，斜陽正好遮蔽了視線，又是那白色的身影。

當他終於用風速撥開睫毛上的水珠，最先掠過的是蘆葦，然後是鐵皮屋，最後是大排水溝。經歷漫長的一個午後，終於見到兒子了，應該能見到兒子，最後一次，他是這麼想的。

一個削瘦的男孩被夾在那群人之中，臉上紅腫，雙手也都是瘀傷，身體像是破抹布，被扔來推去。「你看！又是你，每次都是你——」那個揹著國中書包的小孩，搶過男孩的書包，找出皮夾，將它往外翻。什麼東西也沒有。「哥，你看。」一個被喚作哥哥的孩子光著腳丫子，站在大金屬上抽菸，臉上露出微笑，「記得下次多點帶點錢來，知道嗎？」

那不是兒子。應該不是兒子。他猛然想起，兒子遇到危險或犯錯時，總能直覺式地閃避，找一個理由為自己解套，將錯誤推給其他人，讓別人自責。削瘦的男孩一句話也沒有說，沒有反擊，沒有為自己解套，安安靜靜，他就知道那不是兒子。儘管那搓頭髮，那雙眼睛，那副身形，甚至連膚色都有點像。但那肯定不是兒子，因為青春期的男孩，都擁有如此相似的臉龐。

削瘦的男孩被擊倒在金屬上，抬起頭，似乎發現了他，兩片嘴唇半張半合，彷彿在叫著：「爸。」他聽不見，但從嘴型上看出來了。

此刻，腳踏車已經完全失守了。早在泥土路疾駛的途中，他數度壓住煞車，但都沒有效果。他應該放開雙腳，死死扎住地面——如果不這麼做，車子就會衝向削瘦的男孩，衝向孩子們腳下那塊可能會爆炸的金屬。他是這條街最壞的父親。金黃色的螞蟻已經爬上孩子們的身軀，漫過嘴巴，蓋過頭頂，覆蓋成一大片可怕的閃光，但所有孩子都渾然不覺。他緊緊壓住煞車，卻又瘋狂踩著踏板，內心那一顆小太陽快要破繭而出。